

平定兩金川方畧

三六

平
定
縣
志
卷
之
一

一
一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之六十八

七月庚戌。

欽定四庫全書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豐昇額奏與舒常約會同日進
攻宜喜日旁。此時即使攻得碉卡。亦只可在山梁
駐守。斷不宜乘勝輕進。致賊番邀截後路。屢降諭
旨甚明。至阿桂現已全師而出。並將章谷一帶派
兵嚴防。無庸豐昇額復行前往。業經屢諭豐昇額

仍駐宜喜軍營。鎮撫綽斯甲布。以俟另籌進剿。昨據阿桂奏。已咨豐昇額。令其不必前赴丹壩。豐昇額接到咨文。自仍駐兵不動。卽或已經撤兵起程。接奉朕七月十六日所降之諭。務當遵旨。卽回宜喜。但當噶爾拉。昔嶺兩路。俱無進攻之兵。恐賊番注意於宜喜一路。不可不及早預防。豐昇額等應將所有營卡。妥爲措置。如有應防隘口。加緊嚴防。

勿使賊番輒至。設或賊番潛窺營卡，必須盡力禦擊。殲戮無遺。使之不敢輕視。至宜喜後路。必當加意防禦。而丹壩一帶。尤爲緊要。卽可令五福官達色帶兵在彼駐守。實力嚴防。毋稍疎懈。此時計距大兵進勦金川之期。尙有數月。惟當嚴密部署。實力防禦。並留心駕馭綽斯甲布。爲現今應辦要務。前諭鄂寶同豐昇額等以次撤回。今令豐昇額仍

駐宜喜。則鄂寶亦當仍在覺木交駐辦糧務。雖據稱宜喜軍糧足支五月。此後仍當源源接濟。使之充裕。著富勒渾文綬各將接運軍糧事宜上緊籌辦。鄂寶亦須實力經理。

辛亥。劉秉恬奏言。木果木軍營撤出兵丁應需帳房。鑼鍋。鳥鎗。腰刀。長矛。弓箭等項。臣飛飭軍需局如數製造。迅速解營應用。但鳥鎗一項。爲

攻勦所必需。刻不可緩。臣一面飭局盡力製辦。

先行趕解。一面飛咨護西安撫。臣畢沅將該省

各營鳥鎗。調集四五千桿。解川應用。至腰刀一

項。一併咨明運送四五千把。較之川省打造需

時實爲捷便。此項鎗刀。並由該省雇備長騾。直

送四川。至現在咨取之數。未免浮於兵丁所需

之數。但此時正直大兵雲集。卽寬爲備貯。不嫌

多餘。且將來亦可撥還各營。以備平時操練。奏

入。

上勅軍機大臣議奏。隨經軍機處議覆。請如所奏辦

理。

上從之。

壬子。豐昇額舒常奏言。臣等查綽斯甲布一路

內。分宜喜日旁兩處。所有兩營兵丁。除分守要

隘及陣亡受傷患病遣回外。其打仗應差兵丁
約計不足六千。臣豐昇額若遵

旨於此路兵內再帶二千名。前往大板昭會兵攻勦。
則綽斯甲布一路兵力更單。且溫福阿桂兩處
均未能發兵前往勦。洗是布朗郭宗大板昭一
帶已爲賊番佔據。此刻既不能成夾攻之勢。而
五福處除分防各隘外。所餘官兵僅有七八百

名。雖添此一二千兵。亦不足長驅深入。且綽斯
甲布至大板昭。迅速趨行。亦需四五日。兩地孤
懸。更恐上煩。

聖慮。莫若俟新調滇兵二千。得有抵川信息。臣豐昇
額再將此處官兵。酌量抽撤數百名。前赴大板
昭。并將滇兵截住。卽由彼處相機進取。似于攻
勦可收實效。

同日五福奏言。臣前據卓克采糧員報稱。防守

大板昭官兵被賊衝散。投至卓克采地方。臣當

令副將李天佑。星赴三雜谷查察情形。駕馭該

土司等派撥土兵。嚴加防範。于駐防兵內酌派

七百餘名。令副將李天佑。叅將索爾泰。都司長

春帶領駐劄丹壩瑪讓地方防守。至嘉覺格江。

爲綽斯甲布進兵後路。臣量撥兵二百名飭交

候補叅將留住帶領駐劄。加謹防範。所餘一千二百餘名。欽遵。

諭旨。同候補副將西德布、豐盛阿。候補叅將伊常阿。分起帶領。於七月初七日自丹壩起程。前往大板昭。相機籌辦。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此原因美諾尚係官兵駐守。阿桂必赴彼處勦賊。因令豐升額往大板昭。爲夾攻。

之計。今既與前此情事不同。所謂移步換形。自不可冒昧輕往。已經節次諭知。今豐昇額未奉停止之旨。卽能審度事宜。不拘於遵旨卽往。可謂具有見識。又前因阿桂孤軍懸駐賊境。勢急待援。屢諭豐昇額等帶兵接應。繼聞阿桂全師而出。卽諭令豐昇額仍駐宜喜。毋庸前往。現在豐昇額已知阿桂撤兵退出。自仍在宜喜駐兵。至丹壩一路。亦關

緊要。是以昨諭五福官達色同帶兵駐彼防守。今五福於奉到前旨。隨帶兵前赴大板昭。豐昇額聞之。卽當迅速檄令停止。不應聽其竟往。且五福帶兵無多。而大板昭之賊未退。五福若去。不但無濟。並恐有碍。著星速傳知五福。令其卽遵昨日之旨。速回駐守丹壩。毋致羈延貽悞。此一節。并令五福知之。

同日畢。沉奏言。臣查頭起京兵。已於七月初七

日自京啓行。按程核算。約計本月二十八九日

即可抵西安省城。若西安二千滿兵。亦照京兵

之例。間二日一起。按站倒換馬匹前進。則京兵

接踵而至。雲棧以西。勢難同時進發。若俟京兵

及吉林等兵全數過竣。再行接續行走。未免爲

日稍遲。臣查滿兵一名。原有拴馬一匹。應卽令

乘騎本身之馬。按站前進。直抵成都。另于存貯

馬價銀內。撥給一匹。馬價銀十五兩。以爲買雇

馬騾。馱載軍裝之用。隨飭附近地方。代雇長騾

五百頭。與各兵自買馬匹。通融搭載軍裝。足敷

馱運。酌量棧內情形。以兵二百五十名爲一起。

分爲八起。臣書麟帶領連日行走。於本月十四

日起。至二十一日止。滿兵二千名。即可全數起

程。則人馬不致疲罷而趨行較爲便捷。奏入。

上嘉之。

善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仍須先攻小金川。令阿桂在

南路。富德在西路。統兵進剿。收復其地。所有一切

機宜。昨已傳諭阿桂酌量妥辦。並密諭阿桂。除現

剿金川三路外。另於河北一帶。訪覓妥路。攻其無

備。今思阿桂在南路。必仍由僧格宗一路進攻。若

僧格宗尚能守住。自爲便易。卽或張玉琦亦已帶

兵退出。究係輕車熟路。攻取亦較上年省力。但旣

至僧格宗。必仍俟攻復美諾後。再行收剿。底木達

等處。恐逆酋僧格桑。聞信預行竄逸。豈不失此機

會。著諭阿桂於富德到營後。與之講論明晰。令其

由成都馳赴日隆。帶兵同海蘭察進剿。於攻得資

哩後。卽帶兵往截美臥溝。斷絕賊酋歸路。或由鄂

克什。明郭宗前進。或由別斯滿一路前進。臨時酌

量而行。俟富德等截住美臥溝之路。阿桂速偵訪

逆酋下落。若在美諾。卽統兵先剿美諾。若仍在底

木達布朗郭宗。卽先剿底木達等處。與富德成夾

擊之勢。方爲萬妥。今西安駐防兵二千。已於七月

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全數啓程。到營必速。已諭文

綬。俟其到省時南路西路各分一半。令卽馳赴。其

各省所調之兵。貴州一千最早。餘如湖南雲南陝

甘湖北亦俱可陸續到川。各按兩路分撥前往。阿

桂於此各處生力兵到後。約敷兩路之用。卽通知

富德等同時進兵。總須於今冬將小金川全行克

復。仍分路進剿金川。愈速愈妙。看來兩金川氣候

冬令尚多晴霽。是以前此攻克巴喇美諾等處

皆於冬底成功。此皆已事之可見者。阿桂務須竭力熟籌妥辦。並卽預籌將進勦金川之路。分兵進攻。出其不意。以期克捷。

癸丑。河桂明亮奏言。查兩金川賊人。自侵軼底木達。布朗。郭宗以來。牽連肆擾。致木果木美諾一帶臺站地方。皆不能固守。臣等經月以來。實不勝切齒痛恨。晝夜思維。以各路大兵進討。彼

卽竭力負隅。不過自救其死。何能乘虛軼出。猖獗轉至於此。實由董天弼本係衰庸。疎於防範。且不守礮卡。另立營盤。賊番窺伺已久。而各處臺站。兵本無多。又皆怯懦。是以底木達等寨。一經失守。各處軍臺。望風奔潰。至該督等查拏夾壩。並不于賊番出沒之處。督兵擒剿。轉照內地緝捕之例。分派兵丁。於降番各寨。逐一搜查以

致番衆驚疑生怨。賊匪得易於勾引。一處煽動。各處皆因而滋擾。至于木果木一路。每次進攻。未曾得利。徒致損傷。而所拏卡柵零星分布。其中僅有十餘人及二三十人者。賊番窺破。併力于一二處。則其餘各處相繼潰散。至木果木失事時。登春牛廠。賊衆尚屬無多。惟因散出客民兵夫。從此經行。兵丁卽已不戰而逃。而美諾鄂

克什相繼失守。覈其潰敗之由。實因兵丁自行
逃散。並非賊番之力。能致於此。且據功噶爾拉
木果木脫出兵丁供稱。賊番分頭搶撲于木果
木登春一帶所獲鉛藥鎗礮軍器米糧等項。爲
數雖甚多。而其打仗賊番止有此數。實在無可
加添。卽小金川降番勦殺之餘。俱行依附金川
亦不過千餘人。臣等一面俟派調滿漢官兵來

川一面將續辦進攻情形通盤籌畫。並將西路各兵設法鼓勵以作其氣。申明軍律以悚其心。務在痛勦賊番。先清美諾。進掃金川。誓必不令兇狡兩逆酋得以倖逃法網。

阿桂明亮又奏言。六月二十九日。准豐昇額來咨。詢當噶爾拉一路。是否需兵應緩。臣等以現在南路防範嚴密。可以無庸接應。惟西路官兵

除新調黔兵一千數百名。並臣等南路派往千

餘外。其餘出來之兵均不足恃。新調黔兵。應令

卽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並已飛

咨劉秉恬富勒渾等辦理。至臣等前此察看各

土兵內。聞美諾失事。不無觀望。並有逃去者。當

將帶兵之頭人嚴加申飭。並傳知該土司土舍

等轉飭屬下番人。令其感恩出力。毋得稍有搖

動。嗣臣等帶兵殿後撤出。見沿途各隘。皆有土

兵駐守接應。始知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已將得

力頭人盡數派出。並攢集土兵把守後路。其明

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都司。亦俱派兵接應。臣

等查其兵數。較之原派之數。實有多餘。看來各

土司尚知報効。不肯爲賊番等所眩惑。此次後

路防範嚴密。賊番不敢前來窺伺。甚爲得力。臣

平定回疆方略卷之六十一
三
等除量加賞賚外。並諭以賊番猖獗如此。則其
取死愈速。現在

大皇帝添撥京城及東三省以及各省精兵。合力進
剿。務在尅期掃滅。汝等倍加奮勉。自必承受
重恩。伊等深爲感悅。

阿桂又奏言。查從前底木達。布朗。郭宗等寨。爲
賊所佔。其時未久。自不能卽爲堅拒。誠如

聖諭。上緊攻勦。或可期其速得今美諾扼要之地。已
經失守。而小金川鄂克什地方。官兵經年所攻
克者。均爲所佔。南北阻絕不通。此際情形。與從
前迥不相同。已無分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之路。
而南路兵力。僅敷堵守。亦不能更攻開此路。至

奉

旨令豐昇額舒常由大板昭勦賊之處。查收復底木

達及布朗郭宗地方。自應於別斯滿及大板昭等處分路進攻。但此時西路非俟新兵到日。不能舉動。而各省所調新兵。非三四月不能全到。現既未能遽攻底木達布朗郭宗。則豐昇額等此時亦尚可無庸移駐。致啓綽斯甲布土司之疑。計綽斯甲布距大板昭路途尚爲不遠。俟將屆進兵之期。或仍酌留舒常在日旁宜喜等處。

牽綴賊勢。再令豐昇額統兵前赴大板昭一帶

合力攻剿。似爲妥善。臣已將此札知豐昇額商

酌妥辦。至滿洲勁旅。自較綠營爲足恃。今蒙

皇上先已派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額魯特兵五

千。陸續前來。於攻剿旣爲得力。而此時失事之

餘。軍心亦藉以自壯。臣遵

旨將現派滿洲勁旅數萬添剿之處。曉諭各營兵丁

並傳知各土兵等。使共知賊酋勢在必滅。庶足以作其勇往之氣。其新調官兵。應赴何處備用。亦俟籌定全局後。檄知帶兵將領。遵照分進。

阿桂又奏言。昨准海蘭察。劉秉恬等。將美諾。明郭宗。鄂克什等處失守情形。抄送摺稿前來。伏思綠營兵丁。本多怯懦。而西路又失於撫恤。以致人無戰心。但自白木果木。而美諾。自美諾。明郭

宗而鄂克什望風退避。處處皆戎瓦解。其情實堪駭異。此時海蘭察退守日隆。劉秉恬先至巴朗拉。其兵丁踉蹌奔潰之情。不知作何光景。查自巴朗拉以至美諾。此路實爲進剿小金川正路。但道路延長。其間如斯底葉安。資哩。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形勢均爲險絕。是以自前歲進剿以來。官兵節節力攻。如資哩攻至三月有餘。

鄂克什攻至五月有餘。路頂宗。明郭宗二處亦
皆攻至兩三月有餘。而資哩尚以截後而得。鄂
克什尚以設計而取。歷時一載。始能逐次開通。
其大板昭一路。董天弼亦攻至三月之久。並無
寸進。直至美諾旣破。然後底木達。布朗郭宗。望
風而下。今此數處。旣復被賊番佔據。則其備禦
愈嚴。守死愈甚。而大兵進剿事宜。亦當早爲預

備。臣日夜籌計。不勝焦切。又因美諾木坪兩處。道路不通。文報皆自省城來往。動至旬餘。於實在消息。既難迅速相通。且於緊要事宜。更難乘機酌辦。伏思當噶爾拉後路險隘之所。均爲我兵所據。如翁古爾壟以前之思紐。迤西之真登梅列等處。悉已防守嚴密。或與僧格宗碉寨相望。或據其上游。俟新兵調至。攻取尚爲不難。至

明亮於此一路甚爲熟習。自應遵

旨令其帶兵駐守。以綴賊勢。臣將各處防守事宜。一

一督催辦竣。輕騎簡從。擬於數日內自南路起

程。馳赴巴朗拉達木巴宗一帶。察看情形。與諸

大臣等亟整兵力。熟籌進取之策。並與督臣等

將撥夫運糧接濟等事。悉心經理。約計爾時色

布騰巴爾珠爾亦抵軍營。更可将一切機宜。公

同商酌再行詳悉奏

聞恭候

訓示。

同日富勒渾奏言。臣奉

上諭鄂克什土司色達克拉與僧格桑仇怨甚深若
為所得必無生理小金川頭人穆塔爾自必復叛
從賊。此二人現在作何下落。又鄂克什土舍雅滿

塔爾。近日現在何處。一併查明具奏等因。臣查色

達克拉攜帶眷口駐守達木巴宗。雅滿塔爾前

隨臣於巴朗拉一帶設卡巡防。現在駐守日隆

其小金川頭人穆塔爾。經松茂道查禮給與口

糧。安置資哩。日隆等處。臣查資哩。日隆處處與

賊境相通。此等降番未便安在緊要隘口。復滋

勾結。查穆塔爾係帛噶爾角克礪頭人。該處於

初一初二等日失守。穆塔爾於初四日始來乞

降。形迹亦有可疑。

臣

因飭糧員將穆塔爾嚴加

拘守。其跟役袞布木等十六名。分起解省收禁

候辦。至老弱婦女。分交鄂克什瓦寺兩土司收

管。嗣據查禮稟稱。海蘭察調取穆塔爾至軍營

聽用。已經劉秉恬將穆塔爾解交海蘭察收訖

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覆查辦軍營事宜。及陳明賊番滋擾緣由。皆與朕節次所降諭旨。脗合。美臥溝失事之故。皆爲董天弼所悞。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不早參奏。其罪亦無可逭。現在添兵易將。氣象一新。從此舉動順利。自可仰邀

天佑。迅速成功。阿桂等當實力勉爲之。至現籌收復小金川。自須仍由西南兩路進攻。而西路多係木果

木潰出委靡之兵。不可不急爲整頓。阿桂親往經
理。於事更爲有益。茲已另諭色布騰巴爾珠爾富
德。俱馳赴日隆一路。與阿桂會商諸事。西南兩路
何者尤爲緊要。阿桂卽同色布騰巴爾珠爾進攻
其一路。則令富德同明亮進剿。至大板昭一路。或
令舒常帶兵。或另派人前往。均著阿桂詳晰妥籌
悉心調度。又前據阿桂奏。一聞賊番侵擾底木達

等處之信。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爲內應。卽察各寨頭人內之跡涉可疑者。羈留營中。不令回寨。所辦甚爲得要。此等頭人看守軍營。作何處治。未據奏及。亦著阿桂附摺奏聞。又阿桂另摺奏請將後調黔兵一千。令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辦理等語。所辦甚是。西路潰出之兵。隳頽不振。不可不酌添新兵。另爲措

置以冀改觀。現在添調滿漢各兵幾及二萬。已分
兩路前往備用。阿桂可悉心斟酌。令於各兵到省
後。卽按兩路分撥照料前往。至豐昇額等軍營。現
兵不及六千。力太單弱。且又無滿洲得力之兵。著
阿桂於新到各兵內。酌量撥給。並須籌及進勦金
川時。或應仍在宜喜一帶。另覓進攻之路。亦預爲
撥往備用。以省臨時更調之勞。其阿桂現駐之翁

古爾壘一帶後路均已派兵嚴防。可無他慮。惟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其後路未經辦及。恐賊番見阿桂現已撤兵。海蘭察等又退至日隆。料小金川地方尚無攻剿之事。或注意豐昇額一路。潛出滋擾。不可不預爲防範。昨已諭令豐昇額。飭令各營卡盡力嚴守。設有賊至。必須奮力殲除。使之破胆。但其後路毗連賊境之處頗多。均須設法防守。著

阿桂一併籌畫。派員帶兵分防。以期萬妥。至所奏
巴旺。布拉克底土司。派出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
土司及革布什咱土都司。亦經添派土兵前來。甚
屬可嘉。現已明降諭旨。酌賞綵緞。以示獎勵。令其
益加奮勉。至頭人穆塔爾。於帛噶爾角克。礮旣破
數日後。率其眷屬來降。似無他意。富勒渾未免過
於疑惑。或實係誠心投順。不肯從賊。亦未可知。又

不應不分皂白。轉將跟役拘囚。妻孥係累。致使失所。阿桂到彼親加察訊。均不難得其底裏。如穆塔爾形跡。果有可疑。卽派員解京候訊。若降順屬實。仍應將其跟役家屬給還。另爲安插。亦著阿桂妥辦具奏。

同日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添派滿洲吉林索倫及駐

防等兵共九千。各省綠營兵又九千。與阿桂請調之數。多少相仿。阿桂需如許兵衆。作何派撥調度。其胷中必有成算。此事惟阿桂是仗。就伊所見。以此兵力。剿滅金川。能實有把握否。又今年分剿之當。噶爾拉。音嶺。宜喜三路。俱係仰攻。半載未能寸進。大礮轟擊。徒耗火藥。而兵丁逼近堅。礮輕冒鎗石。以致屢有傷損。實爲可惜。雖捨此更無別法。然

明知其無益而爲之。殊非善策。攻勦之事。以知地利爲先。賊番各處。豈盡礪卡林立。別無罅隙可乘之地。阿桂當及此時留心密訪。默籌勝算。妥酌密奏。再前據溫福等奏擬進攻。共有七路。其一路由革布什咱至正地。前抵勒烏圍。約三站。據稱此路稍平。其一路從綽斯甲布之俄坡。至勒烏圍。僅兩大站。據稱路近山平。行走較易。此兩路何以未用。

是否如原奏所云。抑另有情形。并著阿桂一併查
明覆奏。至新擬進剿之路。或有緊要機宜。以冀攻
其無備。尤須慎密籌辦。不可絲毫漏洩。

同日富勒渾文綬奏言。臣等查西路兵丁。先退

至美諾時。臣富勒渾以明郭宗爲咽喉要口

路頂宗爲鄂克什門戶。派兵駐守。復因鄂克什
飛鳥山梁。直逼帛噶爾角克礪。及底木達等處。

最爲緊要。是以亦派兵數百名在彼拒守。復於
達木巴宗。木耳宗。日隆。以及巴朗拉山神溝等
處。酌量派兵據守要隘。嗣因大兵退守日隆。則
巴朗拉山神溝俱係後路。且與小金川。別斯滿
各寨相通。復添派兵五百名以防賊番潛入。並
令守卡將備。佔據隘口。以備將來添兵夾攻。別
斯滿底木達之用。其自山神溝。臥龍關至草坡

凡有與賊相通路徑。均詳詢瓦寺土司。酌派壯

兵。協同土兵嚴加防守。又令各臺站鋪戶民夫

各備長矛。每日派出健丁二三十名。晝則往來

巡邏。夜則輪流支更。以壯聲勢。其南路打箭爐

實爲要地。

臣

富勒渾前因賊番滋擾西路。卽派

遊擊任景。前往打箭爐。會同驛鹽道杜玉林籌

辦臺站。並督率明正土司撥兵加意防禦。嗣因

兵退日隆。西路離當噶爾拉軍營愈遠。復將原
調川兵三百名。及新兵民壯。盡數改赴打箭爐
章谷。聽杜玉林就近分撥各站。護守糧臺。至川
省總兵四員。均在軍營。所有營伍事務。均委妥
員代辦一切。尚無錯悞。其通省額兵三萬三千
八百餘名。除調出外。尚存九千餘名。所有城池
塘汛。以及餉鞘軍火經由之處。足資防範。其沿

邊隘口。如附近西路之青雲營。北路之松潘鎮。

維州協。南路之建昌鎮。泰寧協。均關緊要。現在

存營兵數。自七百餘名至一千不等。尙可以供

防禦。至省城內。現在駐防滿兵數百名。堪資守

護。惟綠營兵丁。雖有八百餘名。而分防墩汛。以

及輪流護解軍裝火藥鉛彈餉鞘人犯等項。差

使紛煩。實屬不敷。應俟各省大兵到齊後。臣等

將續派之守卡川兵酌量撤回遣用奏入報

聞。

平定兩金川方器卷之六十九

七月甲寅豐昇額鄂寶奏言

臣

查宜喜之達爾

圖與日旁兩處均爲金川門戶。距賊巢勒烏圖

不過六七十里。況綽斯甲布地界處處與金川

接壤

臣

豐昇額舒常等若再將宜喜日旁兩山

官兵盡行帶往大板昭則宜喜日旁之地必致
爲賊所有。將來若復取道於此大費周章若酌

留一二千兵防守兩山地勢遼濶後路綿長恐不能守。況聞西路失事遂爾撤退官兵。逆酋等

愈逞其奸。臣等正在籌畫之際。接據官達色等

稟稱訪得三雜谷土兵由西路脫出者。僉云而

南兩路官兵已撤現在賊番均聚於綽斯甲布

一路。日夜窺伺等語。臣等不可驟離此地。更

無可疑。昨接阿桂來札亦令臣等毋庸移駐。且

現在綽斯甲布距阿桂南路尚近若移營大板
昭一帶則文書來往非轉由打箭爐行走卽仍
須取路於綽斯甲布遞至南路道路紆迴於籌
商緊要機宜轉多不便至目下情形此時急切
不能下手統俟阿桂整頓籌算咨會到日遵照
辦理

同日海蘭察博清額奏言

臣

等接奉

上諭詢問烏什哈達現在何處查烏什哈達臣等於

六月十五日遣往明郭宗等處巡察卡座二十
日二十一等日俱徑帶兵打仗現在駐守資哩

斯底葉安達木巴宗等處要口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仍駐宜喜軍營並未
移動與朕屢次所降諭旨脗合甚屬可喜但據稱
訪得賊因西南兩路官兵已撤均聚於紳斯甲在

一路日夜窺伺等語此事甚有關係豐昇額處理

兵不滿六千力量單弱而覺木交一帶軍火糧儲

甚多不可不加意嚴防業已諭令豐昇額等嚴飭

各營卡實力防範並諭阿桂派兵防其後路今豐

昇額既稱賊番日夜窺伺勢甚緊急尤須速爲籌

備所有續調之黔兵一千計可先到軍營昨因阿

桂奏請將此項兵丁先往西路已降旨允行但現

在宜喜軍營較西路需兵尤急又當令前項黔兵

到成都後卽行遄往或在宜喜添助防勦或在覺

木交一帶防守後路並著阿桂迅速妥酌行知富

勒渾文綬照料前往此外滇楚陝甘添派綠營兵

尚有八千名又西安駐防二千計俱陸續可到阿

桂當通盤籌畫將西南兩路現辦收勦小金川之

事約需兵若干分路撥往其餘仍撥給宜喜一路

令其兵力充足士氣奮揚至新調之兵到營應倣
古人號稱十萬之意以壯軍威而破賊膽並據海
蘭察等奏現派烏什哈達在資哩斯底葉安達木
巴宗等處要隘駐守等語資哩在日隆宗之前其
地險隘足以控扼旣係官兵駐守海蘭察等自應
移駐資哩以收得寸則寸之益卽將來從此進兵
亦爲省便著阿桂到彼查明妥辦奏聞

同日海蘭察博清額奏言臣等飭令鄂克什土

司色達克拉等派人同劉秉恬所差降番探聽

將軍阿桂處信息并沿途查看賊情茲據色達

克拉回營稟稱自達木巴宗起身沿途查看並

無賊番踪影惟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等寨見

有賊番來往亦不甚多復繞路登美諾東面山

頂亦見有賊番出入至我軍並無來信等語臣

等俟得有的音。再爲相機酌辦。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海蘭察奏據鄂克什土司色達克
拉稱。探得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等寨來往之賊。
亦不甚多等語。看來賊衆初至底木達時。係僧格
桑在彼號召小金川降番。肆行侵佔。共擾木果木
後路。則係金川之賊。及木果木軍營潰散。所失火
藥糧食等項。金川之賊據爲己有。未必復肯分給

小金川。此時諒已各散回巢。分賊自顧其美諾等處。仍係小金川賊番佔住。所以鄂克什一帶往來之賊甚少。若能及此進兵收復。計僧格桑賊志方驕。未必如前此堅於守禦。而金川賊衆亦不能卽爲幫助。自是極好機會。阿桂至西路時。察看形勢。揚言於衆。須俟冬間兵力齊全。另籌進剿。使在營之人聞之。互相傳布。以懈賊心。阿桂於西安滿洲

兵二千及滇楚陝甘四省先到之兵。約計足以敷用。卽兩路密約進兵。出其不意。使賊猝不及防。仍

酌量於別斯滿一路。往截美卧溝。斷賊歸路。並先會舒常。另派員於大板昭一路。帶兵往截其後。使賊無可逃。而南路之兵。亦由僧格宗乘勝直入。先斷美諾通喀爾薩爾一帶之路。以截金川應援。總須將小金川地界廓清。官軍屯駐。再籌進剿金川

之事著阿桂悉心熟籌密爲布置以期迅速制勝。
並將所辦機宜速行覆奏。

乙卯。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滿洲索倫等勁旅。並皆調集。
又添有各省生力兵丁。正當壁壘一新之時。將軍
等統率進剿。務須籌度得宜。使我兵所向克捷。而
於初次攻戰時。尤須大得利益。多殲賊衆。以揚我

武。俾知旗兵之勇銳莫敵。賊皆破膽。方爲能操勝
算。至軍營固以鎗礮爲先。而製運火藥亦非易事。
用之自當稍知愛惜。如果察看情形。必須大礮轟
摧。用之卽能攻破。或賊番已露踪影。放鎗擊殪。是
用所當用。卽可藉以見功。若礮遠而堅。或從下擊
上。礮自不能得勢。徒循大礮攻礮之名。每日轟擊。
十不中一。賊番習以爲常。不知畏懼。卽偶損其卡

牆礮梁。仍卽乘間修補。終不能制其死命。是我徒
耗數千觔有用之火藥。賊以不費力之一二石塊
繕完。實爲非計。嗣後凡用礮攻礮。須度其得地得
勢。用必獲利。不致輕發妄費。方爲妥協。至於攻礮
之道。亦非一例。若僅守成法進攻。賊番易於準備。
或虛張疑兵。使賊驚覺。放鎗抵禦。以耗其火藥。若
數次之後。賊番知係探試。忽而不顧。又可乘隙進

勦使之猝不及防。以期得手。又或指東擊西。令賊

無從窺測。皆隨機應變之法。所謂虛虛實實。奇正

相生。惟在將軍等之臨時決勝。善於運籌。非六七

千里外。所能一一爲之指示也。又如攻勦緊要機

宜。亦當慎密。惟於所派之帶兵得力數人。授之以

意。俾識遵循。不必令兵衆盡明其故。自當有濟。若

一有舉動。闔營皆知。土練與賊番聲息相通。豈能

不洩。是兵未行而賊知有備。徒勞罔效。又復何裨。或注意在此。而揚言在彼。故使傳播以眩惑賊番。偶一行之。亦無不可。惟在伊等神明於規矩之中耳。至豐昇額等軍營後路。甚有關係。朕此時懸注。覺防守豐昇額等後路。較之收復小金川。尤爲緊要。阿桂可於此續到之兵。再撥數千。迅往宜喜。以資攻勦。豐昇額等在營。惟當鼓勵將士。設法嚴防。

使賊衆不能侵擾。以待添兵助力。勉之慎之。又各路軍營夫役一項。爲轉運糧餉軍火之用。自不能不聽其隨營行走。其餘負販客民。俱係毫無管束之人。不應令其依附軍營聚處。卽如木果木失事之前。由客民等畏懼先逃。以致綠營心皆搖惑。相率潰散。覆轍具在。不可不引以爲鑒也。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圖思德處續調黔兵一千。已於七月初九日全數赴川。此項兵丁。昨令遄赴宜喜軍營。計其行程。此時已過成都。著再傳諭富勒渾。文綬。速飭帶兵將領。令其兼程迅赴。聽候豐昇額派用。毋稍遲緩。又現在降旨令桂林馳驛往四川軍營。辦理運糧諸務。伊平日辦事。尚能實力奮勉。且曾任川督半年。於該省物上人情。亦所深悉。俟伊

到營後。著阿桂與富勒渾酌商。於緊要需人承辦之處。令其前往。

同日。陳輝祖奏言。臣接准荊州將軍綽和諾咨

稱。欽遵。

諭旨。帶領荊州滿兵一千名。於七月二十日內起程。

前往四川軍營。臣現在宜昌一帶。驗催湖南北

官兵赴川。今荊州滿兵起程捷速。自應立時備

辦。請照乾隆三十三年赴滇成例。預備供給。至
所需馬匹。滿營現存額馬四千。卽於此內照數
撥給。妥爲預備。應付前進。奏入。

上勅軍機大臣速議。旋經軍機處議奏。據稱籌辦駐
防官兵赴川。按數撥馬三千匹。似覺過多。與各
省供應京兵騎馱之例不符。但查荊州由宜昌
一帶入川。俱係山僻小路。並無驛站。該署督議

給長馬。以供騎馱。尚屬因地制宜。似應如所請
辦理。惟是川省各路軍營。路多陡仄。卽給以馬
匹。亦不得力。而口外供運料草。殊費周章。請將
荆州兵丁所帶馬匹。到成都後。均交與文綬分
撥各臺站。以供差使。俟凱旋之日。所有荆州兵
丁。酌由水路回程。更爲省便。至此項動用荆州
馬匹。亦應照該署督所請。於原扣馬價內照例

買補奏入。

上從之。

丁巳。

上諭軍機大臣曰。巴雅爾到此。稱賊番前聞色布騰
巴爾珠爾到川云。伊係蒙古不肯殺人。卽赴軍營
求降。今聞復派色布騰巴爾珠爾前往。竊恐賊必
仍前求撫。以此等不經意處觀之。可見衆人皆樂

於遷就完事。一存此心。必以主受降之說者爲好人。而督之攻戰者爲不恤下。則將軍等統兵進剿。更難以策其勇往。現已嚴切飭諭色布騰巴爾珠爾。令其勿蹈前轍。但人情大都好逸而惡勞。且當承平日久。征戰之事。尤非所願。不獨綠營爲然。卽滿洲索倫等。雖勇敢足恃。而畏難之意。亦恐不免。且誰能深明敵愾大義者。現在軍營綠旗兵。心多

懈散。不可不爲聯屬整頓。以冀改觀其滿洲官兵。漸次到營。亦當設法鼓舞。使之勵勇圖功。斷不可令爲綠營懦卒。浮言所惑。阿桂等當以朕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告諭衆兵。且令其知木果木軍營失事。關係大體。而諸將士之歿於王事者。多至數千。豈可不爲報仇洩憤。如何尙能提及降撫了局之說。伊等各具天良。諒亦共爲切齒。惟期我兵皆

堅持此念。自可乘機制勝。迅速成功。早膺懋賞。並
非欲令我士卒久勞在外。如此開誠宣示。必皆踴
躍激昂。此時軍營正當轉關之機。務使士氣奮揚。
日有起色。所賴於將軍者甚重。將軍等平時撫視
兵衆。必當令其明知體惜之心。隱寓籠絡之法。度
能聯爲腹心。而使如臂指。然此亦惟阿桂尚能爲
之。若豐昇額止知勇往直前。不暇旁顧。卽恐計不

及此。自當以阿桂爲法。留心倣習。勉爲成材。至舒
常人稍精細。此等節目。似較豐昇額爲優。果有所
見。不妨與之盡言。豐昇額亦當虛心聽從。和衷共
濟。期於公事有裨。聞溫福在軍營。性褊而復。叅贊
以下之言。槩置不聽。人多怨之。而彼亦以此受累。
深當引以爲戒。將軍膺專閫重寄。體統固尊。至籌
辦軍國重務。不但叅贊大臣。當與彼此商確。卽領

隊偏裨所言果當。亦應隨事採納。以致集思廣益之效。且如朕辦理機務。遇有應諮諏之事。尚不難下詢臣工。執中而用。況將軍乎。又聞溫福營盤離水二里。致水道爲賊所斷。此卽昧於行軍機要。安營必就水泉。不但攜汲甚便。卽防護亦易周。此更當爲前車之鑒者。至將來進剿金川。受降一說。斷無是理。將軍等不但不可存之於心。并不當宣之。

於口。若收復小金川時。僧格桑等業已就擒。固屬甚善。設逆酋仍然竄逸。而金川復有獻出之言。尚不妨聽其送來。用計襲取。切勿拒而不納。轉爲彼助之黨羽也。然此一事。當隨機籌辦。不可稍著痕迹。方爲妥協。至於不滅賊不休之說。惟在將軍等胸有成見。非但不當令賊番與聞。致堅其死守之心。卽衆兵等亦不當與之言。及轉令其懷遙遙莫

必之慮。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將軍等各當善
體此意。若毫無克敵勝算。徒爲誇張大言。果何益
乎。至攻勦兩金川之事。實在萬難歇手。但撲礮旣
爲非計。而一味慎重。又如何能進。若僅與賊相持
不戰。賊更得休息耕種。以逸待勞。究竟何法可以
成功。何時可以蕞事。又今年進兵之三路。皆仰攻
無效。此外何路可以易進。皆當逐一熟籌。務期及

早集事。現在添兵易將。實爲事機最要轉關。凡有
從前辦理未善者。皆當就此時悉心更正。以期萬

妥

戊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聞賊人礮牆皆係斜眼。賊在礮內
由上望下。窺視我兵放鎗。甚便而準。我兵在外放
鎗。擊打爲上口裏層斜牆所擋。不能直透。是攻礮

之法。徒令士卒輕冒鎗石。不能得手。實爲非計。只可相機而辦。或能斷其水道。絕其外援。使礪內之賊窘而自潰。庶可得利。阿桂等當留心斟酌妥辦。又聞金川賊人屢在寨外喊叫求降。其實並非真意。不過欲借此以懈我軍心。且使我兵聞乞降不允。必皆抱怨將軍。各無鬪志。其設心實爲可惡。再閱昨日索諾木與阿桂稟云。分付兩金川人衆。凡

阿將軍處出來兵丁百姓。斷不可稍有傷損。賊酋
之意。不但欲於阿桂處見情。並計及此稟遞與阿
桂。必然上聞。朕見其稟。必心疑阿桂。是其奸謀更
爲險惡。阿桂不可不知。至豐昇額軍營。兵力稍單。
並聞賊番注意在彼窺伺。是其後路尤關緊要。已
屢諭阿桂卽爲妥酌經理。並將黔兵一千。先行調
往。今豐昇額處四日未有摺奏。朕心深爲慮念。其

營中不但兵少。且無滿洲可恃之兵。現在西安駐防兵二千。於七月二十一日以前全數起程。而綽和諾亦奏荊州駐防兵一千。於七月二十日啟行。是此兩處旗兵到川較速。阿桂可卽撥給豐昇額若干。以資防剿。其餘分撥西南兩路應用。一面酌定具奏。一面行知文綬。料理各兵遄往。

同日。劉秉恬奏言臣於七月二十日。自巴朗拉

至日隆軍營。查日隆現駐兵三千餘名。木耳宗
現駐兵二千名。達木巴宗現駐兵二千名。其雅
州木坪之甲金達亦係緊要隘口。業經海蘭察
等派兵五百名防守。各處兵心較前稍爲安定。
軍糧亦不至缺乏。奏入報。

聞。

已未。

上諭軍機大臣曰。賊番屢在卡外求降。並無投降實事。不過欲藉此以懈我軍心。其計實爲險惡。而將軍等又不將乞降不可信之故。明諭兵衆。惟飭各卡營不許通賊稟詞。任其喊叫。概置不理。衆兵疑惑日積。更中賊酋奸計。殊爲失算。著傳諭阿桂。豐昇額等。嗣後進攻時。賊番若再有求降之說。不妨將計就計。示期令其來降。倘賊酋果來。設法擒獲。

更爲省力。或金川逆酋不來。僅遣其頭人到營。則擒而戮之。亦可翦其黨羽。若與賊示期准降之後。賊仍違期不至。卽將此故明示衆兵。使知賊番求降。本屬誑語。卽可釋衆兵之疑。兼可破賊番之計。阿桂豐昇額務須隨時酌辦。以期妥協。至豐昇額軍營兵力稍單。已屢諭豐昇額留心防守。并諭阿桂卽將黔兵一千。先行調往。計此時黔兵亦將抵

宜喜軍營。設或黔兵未到之前。急於需兵應用。前據豐昇額等。奏派官達色帶兵一千五百。赴卓克采一路。原爲進勦大板昭而設。旣未進兵。官達色自當仍帶兵回至宜喜軍營備用。又豐昇額一路。雖已添兵。而能帶兵得力之人尚少。著派五代前往。爲領隊侍衛。帶領新到黔兵。如宜喜一帶後路。有應嚴防之處。令其實力妥辦。此時阿桂自己前

赴日隆。卽著傳諭明亮於奉到此旨後。令五岱迅
往宜喜軍營。毋稍遲緩。

同日。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前降旨將劉秉恬革職。留於軍
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劉秉恬從前原係派同鄂
寶分路督辦糶運。今鄂寶現在覺木交。辦理豐昇
額軍營糶務。其南路糶運。尚可遙爲照應。至西路

則難於兼顧。劉秉恬前此督辦糧務，尚屬奮勉。妥協且在川年餘，道路情形已熟，而曾爲總督川省文武皆其屬員，委以專辦，自當聽其調度。但伊係革職之員，奏摺行文諸多未便。著派按察使郝碩前往，同劉秉恬督辦西路糧運。劉秉恬益當感激朕恩，努力自効，務使糧運源源接濟，以裕軍儲。

庚申

上諭軍機大臣曰。打箭爐一帶。亦係綽斯甲布後路。阿桂至打箭爐。設或豐昇額軍營有應照料之處。阿桂易於得信。自必卽爲經理。至豐昇額處。應行添調兵丁。嚴密防範等事宜。俱經節次傳諭。自當逐一妥辦。惟是豐昇額軍營。距今六日。尚無續奏之摺。深爲厯念耳。至阿桂前奏。請派京城滿洲兵三千。吉林兵四千。索倫兵三千。共一萬名。今已派

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索倫兵各二千。又西安
荊州駐防兵共三千。較阿桂所請之數。僅短一千。
其所需綠營兵數。除黔兵外。又請調湖廣兵五千。
山西兵五千。雲南兵二千。共一萬二千。今已調湖
北。湖南兵四千。雲南兵二千。陝甘兵二千。較阿桂
所請之數。僅短四千。通計滿漢兵一萬七千。已不
爲少。如阿桂以爲必須照伊所請之數。方敷辦理。

朕亦斷不靳惜添費。現今察哈爾兵已經預備。如
必須添足。不妨卽行奏聞。再爲發往。至就兩金川
形勢而論。收復小金川似爲較易。其攻勦金川當
用何法制勝。何路進攻。究竟有無把握。已屢諭阿
桂熟籌入告。著卽據實籌核。迅速奏聞。

臣等謹按木果木失事。實由綠營恇怯。備禦

懈弛。相率奔潰。以致賊番得乘虛竄入。分頭

據守經臣阿桂節次奏明。並非賊番力量能

至於此。况小金川地方。甫經我大軍攻得。山川形勢。各大臣侍衛鎮將官兵。無不瞭如指掌。審悉要害。克復之期。在於指日。我

皇上洞曉軍情。於數月前。即

諭以收復小金川。較易為力。果於是年冬間五六日內。全收其地。然後共服。

聖明廣運。決勝萬里之外也。

同日。畢沅奏言。臣辦長行馱騾四千。俱經雇辦。

齊全。現在核定兵行起數。並抵棧日期。令各屬
僱騾。分起前赴寶雞。隨到隨行。每騾懸小木牌
一面。書寫兵丁及騾夫姓名。以便沿途記認。至

續派吉林兵一千名。臣現因馱運京餉。僱騾二

千五百頭。約計八月內即可運竣。臣俟此項騾

頭倒回。再挑選一千。在寶雞鳳翔一帶加意喂養。臨期一律應付。毋庸另僱。再此項騾頭俱係僱自民間。臣欽遵。

諭旨嚴飭在站文武員弁。妥爲照料。如有兵役等不遵約束。傷損夫騾。立即報明領兵官。訊明辦理。臣現擬每起遣派強幹千把一員。照管騾頭。每日與站員協同收放。稽查喂飼。直送成都。令將

原驃緩程押回陝省。各歸本家收養。則沿途州縣。無由捉拿支差。可免倒斃散失之慮。奏入。

上嘉之。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之七十

七月辛酉。阿桂奏言。

臣

前奉

諭旨以科多。新橋等處賊衆甚多。且係阿桂後路。必

須盡行剿洗。

臣

查六月初三初四日。接到劉秉

恬等來札。卽撥侍衛章京將領等帶兵接應。彼時原以溫福劉秉恬後路如果難通。當擬親自帶兵前往剿殺。嗣於初五六等日。連報科多。新

橋等處。均被搶掠。則是河北路已截斷。又聞鳩
瑪爾里等寨降番。均有動搖。則河南之路亦俱

梗塞。除分遣官兵勦殺外。其色木則。古嚕。僧格

宗等處。賊復合力肆擾。而當噶爾拉山梁。不時

乘夜偷劫。是時。臣營盤內只剩川兵一百七十

名。實已無兵可抽。足以開通科多。新橋之路。而

西路正當失事之後。傳言日多。衆心滋惑。臣斷

難移動。且美諾及鄂克什同時失守。兩金川賊
番全力聚於南路。後路綿長。雖有防兵。處處單
弱可虞。此臣從前不能分兵前往美諾等處之
實在情形也。至於南路一帶。西山梁後。則皆里
連金川。東山梁後。則與小金川之汗牛相接。羊
腸一線。百餘里中。皆係小金川賊徑。與金川在
在可通。其中險窄異常者。有數十處。只就其最

緊最要之隘口。量撤官兵防守。卽如僧格宗一處。係在納木覺爾宗溝口以北。地居色木則山崖之下。三面皆有賊人。誠如

聖諭。兵少則於事無濟。兵多則兼顧較難。現將思紐

翁古爾壘。甲爾木。真登梅列等隘。派兵佔住。則

將來進取僧格宗。亦易於得手。臣在南路日久。

所有巴旺。布拉克底。革布什咱。明正各土司。相

習已慣。駕馭已熟。伊等亦頗爲心服。并以臣爲

可恃。是以各土司仍多派兵協同防守。初無觀

望之處。今臣於分兵防守後。所有頭人番衆甫

經寧帖。尚宜示以鎮靜。加意撫綏。臣現將

大皇帝業已撥派各省精兵數萬。并調八旗勁旅數

萬前來。務將兩賊酋一併誅磔。反復開導。察看

數日來伊等情形。已俱安帖。又告以本將軍此

行要與各路將軍大臣面商必減金川事宜。約計往來爲期兩三月不等。汝等果然盡心守禦。如有賊衆滋擾。卽行勦殺。

大皇帝必重加

恩典。與本將軍身在此間無異。伊等聞言始皆欣喜。放心。臣於十五日起程。馳赴省城。將趕辦舊兵軍裝器械。新兵分路遄行之處。與在省督臣商

定。卽由桃關出口。前赴西路軍營。亟爲整頓。並
議定道路。候新兵一到。奮力前進。

阿桂又奏言。查鄂克什官寨地方險要。且有南
面之木闌壩。北面之美美卡。互爲犄角。將來進
剿之際。自當仰遵

聖諭。先將小金川地面肅清。分兵嚴守。但如美諾未
失。則俟新調官兵會集於此。分頭剿洗。尚易爲

力。今美諾鄂克什相繼失守。將來新兵漸集時。
自應令南路從河南一路前進。攻打美諾北路。
從別斯滿前進攻打底木達布朗郭宗。而正路
官兵進取鄂克什官寨。雖別斯滿一路。山徑亦
殊險峻。而撥兵從此前進。實可以分賊酋力量。
且不虞其由彼潛出。抄截後路。其綽斯甲布一
處。或酌留大員爲牽綴金川之勢。大局似宜如

此。統俟臣馳抵西路。就舊兵及新添各兵力量。
與諸臣詳悉妥商。另行具奏。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
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衆之心。並
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
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自當如此籌辦。看
此三路中。鄂克什既爲正路。尤關緊要。且日隆等

處現有之兵。多係潰退之餘。心多怯懦。尤不可不
亟爲振作鼓舞。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
兵。令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叅贊大臣。其別斯滿一
路。令副將軍豐昇額統兵。以海蘭察爲叅贊。帶兵
進攻。至南路統兵。尚需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
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上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
卽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叅贊大臣。若阿桂以

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宜。卽令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叅贊大臣。帶兵由河南一路攻打美諾。惟在阿桂熟思妥酌。總期於事有益。據實奏聞。請旨。其攻打美諾。似當從後山由上壓下。前已於圖內貼說諭商。阿桂當臨時酌量妥辦。至進攻鄂克什之兵。一經攻得。亦應量度彼時情形。或卽進取。明郭宗與美諾一路會合。或明郭宗已經克復。

卽并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爲甚便。總在阿桂相
機妥酌而行。又所稱綽斯甲布一處。酌留大員攻
打。並爲牽綴金川之勢。現今宜喜軍營。仍令駐兵
不動。以鎮撫綽斯甲布。兼就所有糧臺礮局。在彼
防護。以待分路進剿金川之計。自爲一舉兩得。今
豐昇額旣令往別斯滿一路統兵。其宜喜軍營自
當令舒常在彼駐守。昨已諭令五岱馳赴豐昇額

軍營。豐昇額往別斯滿進攻時。或帶五岱。或帶馬彪同往。聽其酌量帶用。其大板昭一路。前恐僧格桑尚在小金川。自當派兵斷其歸路。今阿桂又聞其已回金川。若果其言可信。大板昭係通金川之路。只須於要隘派兵防禦。卽無虞賊人軼出滋事。設或僧格桑仍在小金川。則大板昭仍須派員帶兵堵截。勿使竄逸。亦在阿桂確訪行之。又五福奏

先令副將西德布等帶兵速回丹壩。分駐防守。五福仍前赴梭磨一帶。查察糧站。並駕馭土婦卓爾瑪。及大小頭人百姓安靜住牧。並令將通金川卡隘。派兵加意防範等語。所辦甚好。前諭賞給卓爾瑪名號綵緞。令大員往彼傳諭獎勵。計五福到彼。正可辦此事。俟此事畢後。仍回丹壩駐守。實力嚴防。又新調黔兵一千。屢經傳諭令赴豐昇額軍營。

備用。今據文綬奏頭起黔兵於七月十六日到省。已照阿桂所奏。陸續赴西路聽用等語。計此時可

抵日隆。自不應調往宜喜。致令往來僕僕。想阿桂到彼。必能妥辦。若阿桂未到時。黔兵業已改赴宜喜。亦卽聽之。若留而未行。則令阿桂於湖南雲南兩省兵。量其先到川省者。派撥一千。速赴宜喜。其西安荊州滿洲兵。亦就其先到者。撤一千往宜喜。

豐昇額處添此二千新兵。亦可敷用。候將來分路
進剿金川。應撥若干赴綽斯甲布一路。阿桂至時。
再行酌辦。至現在收復小金川三路進兵。每路應
添派兵若干。並著阿桂妥酌派撥。

同日。阿桂明亮又奏言。查金川狡惡異常。臣等

詢問脫出之土兵等。均稱賊酋兄弟侵佔底木
達布郎郭宗。卽挾僧格桑同來。至一得各處。隨

派金川賊目。監領小金川番人。一同駐守。及窺伺當噶爾拉。亦與僧格桑同行。比至回巢之日。將金川賊衆分守各隘。仍挈僧格桑以歸。且聞賊酋兄弟。此時待僧格桑。雖照常給與口食。而其左右已盡換金川之人。是賊酋令僧格桑來至小金川故地。不過爲勾煽降番之計。其實已將小金川自行佔據。而視僧格桑如腐鼠孤豚。

賊酋於西路一帶。所得銀緞鉛藥馬匹糧米物件。爲數甚多。小金川全境。除僧格宗以南。尚爲我兵駐守外。其餘已均被佔。業經遂其所欲。且當噶爾拉後路。均駐多兵。如來滋擾。斷難得利。因思與其盡力死鬪。不如詭詞懇求。希冀

天朝萬一撤兵。便可保其所有。並可永佔小金川地。且以此誇壓各土司。鬼蜮伎倆。實堪痛恨。據各

土司頭人等稱

天朝力量之大。賊酋原所深知。今已志得意滿。自不肯再爲速禍之事。或獻出僧格桑以求免死。亦未可定。如果証出。既可先行誅磔逆酋。以快人心。而小金川亦更易於收復。將來攻勦金川。亦辦理較易等語。查各土司等志在必滅金川。以除後患。而於臣等不滅金川不休之心。俱能深

信不疑。故有此請。但此時總在整我現在之兵力。以候新兵之續至。臣等現將分路進搗機宜。竭力籌辦。務期擒馘兩酋。勦洗醜類。奏入。報

聞

同日。文綬奏言。臣欽奉

諭旨。添調吉林兵一千。西安駐防兵二千。荊州駐防兵一千。令臣先期籌備。臣查各省綠營兵丁。均

係步行。其運送軍裝行李等項。需用人夫。分飭各屬添雇。按照口內口外站數。飭催赴站。不致遲悞。惟京來官員兵丁。及所帶跟役。口內應給騎馬。逐站更換。照例雇備民馬。爲數煩多。雖經軍需局酌定。每站安馬五百匹。檄飭經過州縣雇辦。並令附近州縣。幫雇協濟。但川省馬匹實屬短少。且往來馳送。爲日甚長。恐勞傷倒斃。添

補之數實多。不無竭蹶。前護陝撫臣畢沅奏明

僱辦長騾四千。自寶雞直送成都。原爲馱送行

李之用。臣現飭各屬除儘多雇民馬應用。再寬

備人夫。倘站馬不敷。將行李用夫擡送。替出陝

騾。湊給兵丁乘騎。毋得缺悞。其自雅州灌縣以

西所需長馬。查金川舊例。京員各按品級。給與

長馬五六匹不等。其官員跟役。各按應騎馬數

每匹折價六兩較之西例已大節減。今酌定除各官跟役仍折給馬價外。其本官應得驛馬。各按品級仍照舊例實給。如有因口外不能喂養。情願多折者。仍聽其便。統計官員所用馬匹約需一千數百匹。現在飭屬分途採買。趕解灌縣雅州應用。至到營以後。官兵應得分例及馱馬跟役數目。遵照歷次部咨。均依西例辦理。其官

兵沿途廩給銀兩。令地方官照例開支。總交領

隊官散給。至兵丁尖宿飯食。臣現飭地方官照

向例代爲辦給。聽各兵買食。以免稽滯。出口以

後。已經支領鍋帳。仍給口糧。聽其自辦。咨令領

隊大臣曉諭約束。毋致煩擾滋事。至各路督查

彈壓大員。查灌縣。桃關爲出口總滙。且須散給

長馬。臣現在省城督辦一切。應調永寧道蘇爾

通阿改駐桃關。其南路雅州亦應支放長馬。現將署順慶府知府沈清任委赴雅州幫辦。其餘京兵所過地方差務較繁均添派僻路州縣及候補試用人員分頭協辦。臣仍隨時董率所屬妥速經理奏入。

勅令軍機大臣速議。當經軍機處議奏。查此次所派滿洲官兵前赴軍營先經畢沅奏雇備陝騾五

于直送成都交卸後。令將原騾緩程押回陝省。各還本家收養。是川省成都以北各站。或因站馬不敷。該督請酌量用夫擡送。替出陝騾。湊給

兵丁乘騎。尚可通融酌辦。其抵成都後。此項騾頭。卽須交還陝省押回。未便又爲扣留。備應差使。致令疲乏累民。至該督稱官員等長馬。應照川例實給。約需購馬一千數百匹等語。查上年

成都旗員出口俱騎本身例馬。此次帶領滿兵

官員。原不能悉照川省舊例。按品給馬。以致運

供料草轉多繁費。自應酌量折給馬價為便。設

或所需騎馬一千數百匹。及在途疲瘦。應行備

換者。川省不及購辦。昨經臣等議將荊州駐防

兵騎馱原馬一千五百匹。留於成都。交文綬通

融備用。川省添有此項馬匹。無虞不敷。應令該

督悉遵前次所奉

諭旨及^臣等原議酌量妥辦餘均如所請辦理奏入

上從之

同日文綬又奏言查軍糧一項經^臣與富勒渾

設法趕運每日西北兩路桃關出口之數約有

三百餘石目下接濟有餘而將來兵數日增各

路所需糧米爲數愈多乘此秋成必須預爲籌

辦。臣擬仍照上例。採買三十萬石。以裕儲備。但

目下市價。每石二兩上下。殊難購買。查綽斯甲

布一路。儲備充盈。南路軍營。尚有章谷存米一

萬五千餘石。可資兵食。現將爐城存米源源趕

運。可期接濟。惟西路新舊運到。明郭宗各站之

糧已俱焚棄。其中亦有已到未收者。商人因被

累。裹足不前。卽日大兵雲集。需糧正關緊要。臣

現於成都先照時價採買二三萬石。招商運赴西路。暫應急需。不日秋收。米價平減。卽買足二十萬石。招商分路輓運。至火藥一項。查卧龍關等站。原各貯有數百背。又楚黔二省。協濟火藥。接續到來。加以本省自行配製。現飭兩標中軍。加緊發運。足供取用。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文綬奏稱西路新舊運到。明郭宗

等站之糧悉已焚棄。其中有已到未收者。商人被
累。裹足等語。此項軍糧。前經富勒渾查奏。共有四
千餘石。當大兵撤回時。倉皇焚棄。以致米價運價
均無著落。應於各員名下。分別著賠。業經降旨交
該督等查辦。至商人等業已運送到站。第因未經
驗收。致各商運價無著。令受賠墊之累。旣非所以
示體恤於理。亦未平允。所有各員賠還之項。自應

查明原運商人。令其領給。毋許吏胥從中尅扣。但恐各員未能全數賠還。拖延日久。徒使衆商受虛名而無實惠。該督等轉不妨照運價酌量減半。或減去幾成。俾各員迅速賠完。而商人得早到手。該督等並當明切曉諭衆商。此係意外之失。無可如何。皇上不忍爾等賠墊。令於承辦各員名下償還。又恐爲數過多。該員等不能一時清楚。仍令爾等

久累。是以本部堂等酌量減數給還。此等優恤之意。爾等得之望外。自不得復錙銖計較。如此剗切宣諭。現在之商。自必感悅。向後商運。亦不至觀望不前。並著富勒渾文綬妥協籌辦具奏。

八月甲子。豐昇額舒常奏言。竊思攻勦兩金川。大板昭一路之兵。實不可少。但此時海蘭察若仍在美諾。而阿桂亦赴彼處。臣等自應遵

旨速往大板昭勦除逆衆。先廓清小金川之境。目下
海蘭察等業已退守日隆。阿桂孤懸於當噶爾
拉。是以移兵翁古爾壘。卽使將綽斯甲布一路
官兵全數帶往。不足六千名。旣無夾攻之勢。且
偏師難以深入。與其駐守在彼。以待加添之兵。
莫若暫留此處。與賊相持。不特賊酋不敢鴟張。
并可安綽斯甲布之心。兼可與阿桂處聲息相

通。隨時妥酌。俟繼調之兵陸續到日。臣等與阿
桂熟籌。應由何路進剿。再行前往。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豐昇額等奏。現仍駐兵宜喜。與朕
意適合。且不拘泥前旨。甚屬可嘉。惟後路關係緊
要。已屢諭添兵前往。並飭阿桂妥爲籌辦照料。今
豐昇額奏與阿桂處聲勢相通。得以隨時酌商。則
由宜喜至章谷一帶後路。可以無慮。其丹壩至三

雜谷一帶。在在與金川賊境毘連。俱係宜喜後路。不可不實力防範。業經諭令五福仍駐丹壩。加意嚴防。其官達色所帶之兵。並令豐昇額調回宜喜備用。豐昇額自當隨時妥爲措置。至宜喜一路。卽使能得賊礮。亦只可於山頂駐守。不宜深入。此時距分勦金川之期。尚需數月。旣不便頓兵不動。致隳士卒銳氣。又不宜不審利害。隨時攻撲賊礮。爲

當差塞責之舉。必如何方爲妥善。亦著阿桂悉心籌畫。通知豐昇額酌辦。至日下收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爲要。蓋西路中又兼鄂克什別斯滿兩路。自非阿桂不可。昨已將應派將軍副將軍叅贊何人在何路進剿之處。詢商阿桂。今阿桂卽日將抵日隆。而各省所調之兵。尚未到齊。阿桂酌看情形。或可先帶兵移駐資哩。仍於臨進時。將各路應用兵

衆派調停妥一面通知豐昇額馳赴別斯滿訂期
會勦。以便迅速集事。或豐昇額不便調來。卽當另
派大員領兵前進。惟在阿桂妥酌而行。頃檢閱將
軍印譜內。定西將軍印。係順治年間將軍愛星阿
征勦逆賊李定國等。追擒至緬甸時所佩帶。成功
甚速。最爲吉祥。因卽授阿桂爲定西將軍。並將愛
星阿曾用之清字原印。交兵部中驛遞送。阿桂卽

祇受行用。迅奏膚功。

乙丑。阿桂奏言。番地山高路險。一夫當關之處。隨在皆有。當噶爾拉軍營。深入賊境。幾二百里。賊若據截後路。一兩處。官兵卽難得出。是以不得。不就目前情形。酌量撤出。另爲整兵。復入之計。今自思紐翁古爾壘。距章谷。尚有五站。此一帶內。如真登梅列。甲爾木。以及墨壘。泥壘。噶爾

金約咱。扎哇窠卡了。那科索布大寨。章谷等隘口。分兵防守。較之上年更爲嚴密。賊酋旣難施其鬼蜮伎倆。而一俟應進之時。卽可前進恢復。

不必另籌接應。臣已行文色布騰巴爾珠爾富

德。富勒渾等。毋庸前來。俟臣面見時。再爲籌辦。

至富勒渾等前。稱續調黔兵一千名。約於日內

可抵省城。臣卽令其趲赴日隆等處。是西路防

守有資。亦可無虞。搖動。昨豐昇額已將不須撤
兵之處。詳悉具

奏惟是此次賊番於木果木及美諾等處。獲有大礮。
所得火藥更多。現當驕恣之時。竟爾運往施放。
亦未可定。或將山梁上最近賊礮之營卡。暫爲
收進。蓄銳養精。俟新兵到後。各路齊力大舉。似
更得要併已密札致豐昇額。聽其酌辦。再五福

前奉

諭旨。令其馳赴大板昭。現又奉

旨。令五福仍駐丹壩。查丹壩所駐官兵雖少。而此一

路與綽斯甲布軍營。實有掎角之勢。且進兵時

固須先定小金川。而日旁宜喜等處。亦不可無

兵分剿。以爲牽綴之局。五福現已遵

旨。仍回丹壩駐扎。是今各路大局。均已粗定。總惟上

緊整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俟各
人處新兵到日。尅期迅進。以成擒渠掃穴之功。奏
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收復小金川之舉。西路尤爲
緊要。而西路又分鄂克什。別斯滿兩路。其中通賊
徑隘極多。自非阿桂帶兵不可。而別斯滿一路。或
令豐昇額前往。或另派妥員。昨已諭令阿桂酌辦。

其南路情形現據阿桂奏真登梅列甲爾木以及
緊要隘口均屬我兵據守一俟應進之時即可前
進恢復。看來南路進攻尚易。前已諭商阿桂。或將

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叅贊。或以富德爲副將軍
明亮爲叅贊。令其妥酌覆奏定奪。是南路統兵之
人。亦有定局。且明亮於彼處路徑已熟。阿桂尤當
在西路及早調度。約計新兵到營足敷派用。即可

會期進剿。專盼捷音。又據奏上緊整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剋期迅進。似將來應進之路。阿桂胸中已有成竹。朕意今年所攻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賊人守拒甚堅。若再從此兩路進兵。仍屬無益。卽宜喜軍營。亦未能得力。此三路只可爲牽綴賊勢之用。究須另覓別路進兵。就圖中形勢而論。三雜谷及丹壩似較易進。不知實在

如何。或此外更有勝於此路者。諒阿桂自必籌之
已熟。軍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
可諉。惟當密爲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